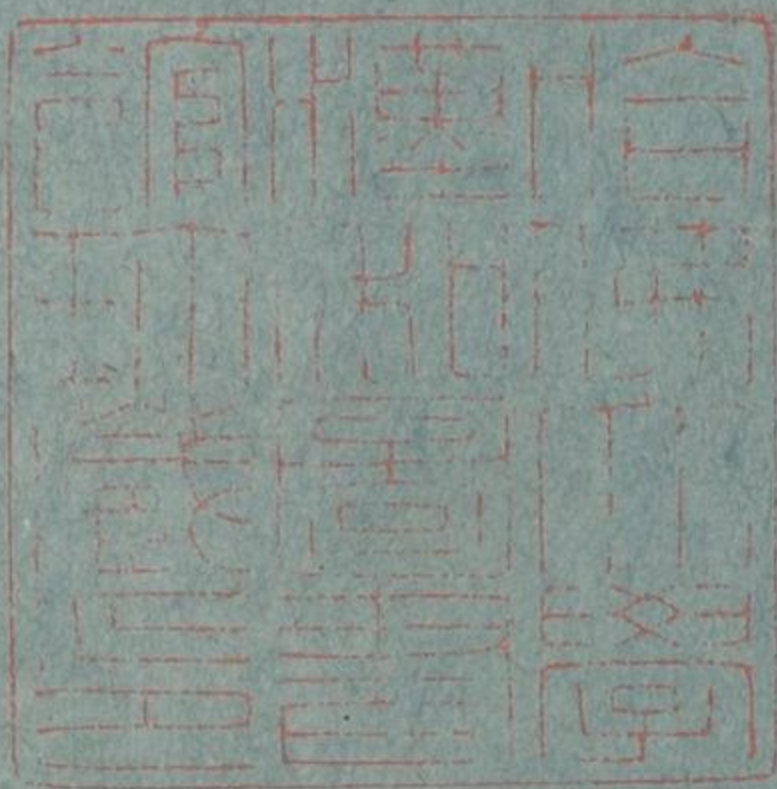


99

CHINESE -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DEPOSITED B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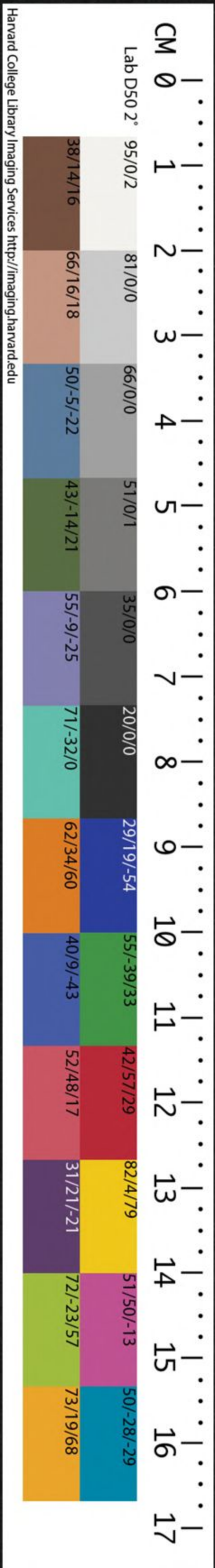
JAN 6 1936

T 110.7111.41E



十三經註疏

春秋三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五

桓元年 盡二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桓公

○陸曰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亦名允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疏正

曰魯世家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子所生以桓王九年即位莊王三年薨世本桓公名軌世族譜亦為軌諡法辟土服遠曰桓諡法非一畧舉一耳亦不知本以何行而為此諡他皆放此是歲歲在玄枵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

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



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
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
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
備矣○篡立初患反**正**嗣子至備矣○正義曰顧命曰乙
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孔安國云明室
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天子初崩嗣子定位
則諸侯亦當然也釋例曰尚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
制也推此亦足以準諸侯之禮矣是知嗣子位定於
初喪孝子緣生以事死歲之首日必朝事宗廟因即
改元釋例曰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
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然則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
今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百官以序
故國史因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桓
之於隱本無君臣之義計隱公之死桓公即合改元

不假踰年方行即位猶如晉厲被弑悼公即位改元
今桓雖實篡立歸罪竊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
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依實書之
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篡立而自同於常亦足見
桓之篡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假舉下反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公以篡立而修好於

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犬

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鄭求祀周公魯聽受祊田令

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璧假為文時之所隱

○好呼報反傳同近附近**正**公以至所隱○正義
之近祊百庚反令力呈反**正**曰成會鄭於垂既易許

田然後盟以結之故先會次假田然後書盟也言迎之成禮於垂者垂是衛地沈以為公迎鄭伯於垂知時史之所隱諱者傳不言書曰知非仲尼新意也

冬十月

秋大水

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傳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

祊田

註

事在隱八年

○復扶又反

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

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註

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

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

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

○為干偽反

註

魯不至易也○正

義曰祊薄於許加以以璧易取許田非假借之也今經乃以璧假為文故傳言為周公祊故解經璧假之言也註又解傳之意周公非鄭之祖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天子賜魯以許田義當傳之後世不宜易取祊田於此一事犯二不宜以動故史官諱其實不言以祊易許乃稱以璧假田言若進璧於魯以權借許田非久易然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於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也何則祊許俱地以地借地易理已章非復得為隱諱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

也

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祊故獨見祊

○見賢

盟曰渝盟無享國

註

渝變也

渝羊未反

註

渝

變也○正義曰釋言文也傳載其盟辭者以易田惡事而誓不變改見其終無悔心所以深惡魯也此時

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
宇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齊人取讎及闡及其歸也
經復書之自此以後不書鄭人來歸許田者此經
書假言若暫以借鄭地仍魯物不得書鄭人歸之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廣平曰原
○正義曰洪範云水曰潤下言雨自上而下浸潤於
上陂鄆下地可使水潦停焉平原高地則不宜有也
凡平原出水則為大水平原出水言水不入於土而
出於地上非湧泉出也

○正義曰廣平曰原
○正義曰釋
地文也李巡曰謂土地
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
冬鄭伯拜盟
鄭伯若自
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

誤○使所
鄭伯至謬誤○正義曰六年傳云魯
大夫戌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然則經所不書自有
闕文之類註既疑此事不云闕文而云謬誤者師出

征伐貴賤皆書經所不書必是文闕若其事重使人
雖賤亦書鄭人來渝平齊人歸讎及闡是也今以拜
盟事輕若其使賤則例不合書故杜云若遣使來傳
當云鄭人疑傳謬誤知非實是鄭伯為不見公不書
者以魯鄭相親易田結好鄭伯既拜盟而來魯
君無容不見故知非實是鄭伯止是鄭人而已

華父督見孔父之妻子于路
華父督宋戴公孫也孔
父嘉孔子六世祖
○華戶化反大夫氏
也後皆同督音篤
義曰案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孔
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為防叔防
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
生仲尼是孔父嘉為孔子六世祖
目逆而送之曰美
而**豔**
色美曰豔
○豔以瞻
目逆至而豔
○正義
反美色也
曰未至則目逆既過
則目送俱是目也故以目冠之美者言其形貌美豔
者言其顏色好故曰美而豔為二事之辭色美曰豔

春秋流
卷之五四
及左周

詩毛傳
文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音圭稱督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

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音圭宋督至

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身之所有君是臣之君故臣

弑君則云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君殺臣則云殺其

大夫子亦君之子故云殺其世子稱國稱人以殺亦

言其者人與國並舉一國之辭君與大夫皆是國人

所有故亦言其也若兩臣相殺死者非殺者所有則

兩書名氏不得言其則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與

夷是督之君主弑其君則可孔父非督之大夫而言

及其大夫者與君俱死據君為文言宋督弑其君據

督為文而上弑其君也言及其大夫孔父據君為文

而下及其大夫言及與夷之大夫非督之大夫也仇

牧荀息其意亦同音圭稱督至其君音圭正義曰宣四

年傳例曰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故知

稱督以弑罪在督也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

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

是名故杜以孔父為名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

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不名者非其罪則知稱

名者皆有罪矣杜既以孔父為名因論為罪之狀內

春秋流

卷之五

及古閣

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為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為名言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父既為名孔則為氏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為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婦人之出禮必擁蔽其面孔父妻行令人見其色美是不能治其閨門又殤公之好攻戰孔父須伏死而爭乃從君之非是取怨於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其君似公子比劫立加弑君之罪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為規過非也

滕子來朝

無傳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

黜

隱十至所黜○正義曰杞行夷禮傳每發之此不發傳非為夷禮自是以下滕常稱子故疑

為時王所黜於時周桓王也東周雖則微弱稱子爵天下宗主尚得命邾為諸侯明能黜滕為子爵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平也宋

有弑君之亂故為會欲以平之稷宋地

成平至

義曰成平釋詁文也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治兵欲以禦秦明其不出晉竟故以稷為河東之稷山此欲平宋故以稷為宋地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宋以鼎賂公

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

戊申五月十日

○郕古報反大音

郕

宋以至十日

明堂位稱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故知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亂故會于稷終舍宋罪而受其賂故得失備書之始書成宋亂終書取郕鼎是其備書之也鄭衆服虔皆以成宋亂為成就宋亂故以此言正之長歷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巳亥朔十日

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即位而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穎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

穎川至鄧城正義曰賈服以鄧為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穎川鄧城為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

九月入杞

不稱主帥微者也弗地曰入

帥所類反或作師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

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

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

傳例至策勳正義曰

釋例曰凡盟有一百五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二其不書至者九十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是言不告不書之意也知隱不書至為謙者以隱是讓位賢君必不慢於宗廟假使惰慢宗廟止可時或失禮不應終隱之身竟不書至知其以謙之故勞非所憚勳無可紀不可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故不告至也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

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

雖有君若無也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

賂故立華氏也

華氏貪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為會
之本意也傳言為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為
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璧假許田為周公訪故
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為賂于
偽反註除
為會一字並同惡其○君子至其君○正義曰諸傳
烏路反婉於阮反○言君子者或當時賢者或指
斥仲尼或語出丘明之意而託諸賢者期於明理而
已不復曲為義例唯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洩冶之罪
危疑之理須取聖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其餘皆託
諸君子君子者其可以居上位子下民有德之美稱
也此言先書弑君則是仲尼新意不言仲尼而言君
子者欲見君子之人意皆然非獨仲尼也督有無君
之心而先書弑君者君人執柄臣人畏威每事稟命
而行不敢妄相殺生督乃專殺孔父而取其妻非有

忌君之心全無敬上之意不臣之迹在心已又非為
公怒始與毒害若先書孔父後書弑君便以既殺孔
父始有惡心今先書弑君後書孔父見其先有輕君
之心以著不義之極故也○註經稱至妄也○正義
曰傳言為賂故立華氏解經以成宋亂之言也成宋
亂者欲殺賊臣定宋國今乃受貨賂立華氏非是平
亂之狀而傳以解經故註申通其義以成宋亂者是
四國為會之本謀及其既會違背前謀非徒不討宋
督乃更為立華氏宋亂實不平而經書平宋亂者蓋
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貨縱賊為惡之甚時史惡其
指斥不可言四國為會縱賊取財故遠言為會之本
意言會于稷欲以平宋亂也傳以經文不實解其諱
之所由所諱者諱其受賂立華氏故也為周公訪故
文與此同故以類相明然案為周公訪故故字在下
而向上結之此亦應云為賂立華氏故也何以此文
故字乃在立華氏之上為賂之下者以周公訪故其
文約少得以故字在下總而結之此則文句長緩不
可總而結之先舉為賂惡重所以云為賂故也然後
春秋流
卷之五
八
及古閣

始言立華氏備詳其事今定本有故字檢晉宋古本
往往無故字者妄也襄三十年諸侯之卿會于澶淵
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書曰宋災故尤之也此書成宋
亂知非譏受賂尤四國者澶淵之會貶卿稱人是尤
之文此則具序君爵辭無貶責非尤過之狀知為諱
故而本其會意從其平文也文十七年晉會諸侯于
扈欲以平宋之亂既而不討受賂而還其事與此正
同而經書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此亦
無功不言諸侯會于稷而歷序諸國者扈之會晉為
伯會諸侯以討亂乃受賂而還猶如僖十四年諸侯
城緣陵齊桓為伯城而不終故貶稱諸侯此則齊陳
鄭自相平亂故不加貶文知不為公諱不貶諸侯者
以狄泉之諱唯沒公文其餘皆貶此若必諱唯須沒
公而已何須不貶諸國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邾
成平同義而彼言平此言成者史官非一置辭不同
猶暨之與及更無他義所謂史有文質不必改也文
十三年傳稱衛侯鄭伯請平于晉
宋殤公立十年十
公皆成之是知成平義無異也

一戰 殤公以隱四年立十一戰皆在隱公世

註

公至公世。正義曰服虔云與夷隱四年即位一戰
伐鄭圍其東門再戰取其禾皆在隱四年三戰取邾
田四戰邾鄭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皆在隱五年
六戰鄭伯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
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十戰戊
寅鄭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
宋師在隱十一年
是皆在隱公世也 **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
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 **言公之**

數戰則司馬使爾嘉孔父字 **已殺孔父而**

○大音泰 數音朔

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 **莊公公子馮**

也隱三年出居于鄭馮入宋不書不告也 **馮皮冰**

○馮皮冰 反下同

以郛大鼎賂公

郛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郛濟陰

城武縣東南有北部城

郛國至郛城正義曰郛鼎者郛之所

為也孔子曰名從主人故曰郛大鼎也公羊傳曰器

從各地從主人其意言器從本主之名地從後屬主

人是知郛國所造故繫名於郛劉君難杜註郛國濟

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部城郛宋邑濟陰城武縣東南

有郛城俱是城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為郛國

所為宋邑劉以南郛北部並宋邑別有郛國以規杜

氏知不然者以許田許國相去非遙則郛國郛邑何

妨相近且杜言有者皆是疑辭何得執杜之疑以規

其過如劉所解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亮反下

郛國竟在何處 ○夏四月取郛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

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

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

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飭室著儉也清廟肅

然清淨之稱也○著張慮反後不

音者同稱尺證反 君人至子孫○

與人為君也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

謂閉塞違邪使違命止息也德者得也謂內得於心

外得於物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德是行之未發者也

春秋

卷之五十一

及

屋則屋之覆蓋或草或瓦傳言清廟茅屋其屋必用
 茅也但用茅覆屋更無他文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
 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
 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為覆得有茅者杜
 云以茅飾屋著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厠其茅
 總為覆蓋猶童子垂髦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白
 虎通曰王者所以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古若存
 故以宗廟而事之此孝子之心也宗者尊也廟者貌
 也象先祖之尊貌然則象尊之貌享祭之所嚴其舍
 宇簡其出入其處肅然清靜故稱清廟清廟者宗廟
 之大稱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玄以文王解
 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指諸廟
 非獨文王故**大路越席**大路王路祀天車也越席
 以清淨解之

大路越席

大路王路祀天車也越席

結草

○越戶括反祀天車

疏

大路至越席結草○

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大
 君之車通以路為名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鄭玄

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
 侯之車亦稱為路路之最大者巾車五路王路為大
 故杜以王路為大路巾車云王路錫樊纓十有再就
 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故云祀天車也越席結蒲為
 席置於王路之中以茵藉示其儉也經傳言大路者
 多矣註者皆觀文為說尚書顧命陳列器物有大輅
 綴輅先輅次輅孔安國以為王金象以飾車以其偏
 陳諸路故以周禮次之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
 大輅之服定四年祝佗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註
 皆以為金路以周禮金路同姓以封王路不可以賜
 故知皆金路也襄十九年王賜鄭子蟾以大路二十
 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二註皆云大路天子所賜
 車之總名以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縵釋例以所賜
 穆叔子蟾當是革木二路故杜以大路為賜車之總
 名服虔云大路木路杜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
 廟茅屋清廟之華以茅飾屋示儉玉路之美以越席
 示質若大路是木則與越席各為一物豈清廟於茅
 屋又為別乎故杜以大路為玉路於王路而施越席

是方可以示儉故沈氏云王路雖文亦以越席示儉而劉君橫生異義以大路為木路妄規杜氏非也

大羹不致 **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大羹至五味** **正義曰郊特**

牲云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儀禮士虞特牲皆設大羹清鄭玄云大羹清煮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

敬尸也是祭祀之禮有大羹也大羹者大古初食肉者煮之而已未有五味之齊祭神設之所以敬而不

忘本也記言大羹不和故知不致者不致 **案食不鑿** 五味五味即洪範所云酸苦辛鹹耳也

案 稷曰案不精鑿 **案音咨食音嗣餅也鑿子洛** 糲米一斛 **案** 舍人曰案一名稷稷粟也郭璞云今江

春為八斗 **案** 東人呼粟為案士虞記云明齊鄭云今文曰明案案稷也然則案是稷之別名但稷是諸穀之長案亦諸

穀總名周禮小宗伯辨六案之名物鄭玄云六案謂黍稷稻黍麥苽是諸穀皆名案也祭祀用穀黍稷為

多故云黍稷曰案飯謂之食傳云案食不鑿謂以黍稷為飯不使細也九章算術粟率五十鑿 十四言粟五斗為米二斗四升是則米之精鑿 **昭其儉也** **此四者皆示儉案**

冕黻珽 **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鞞以蔽膝也珽玉**

笏也若今吏之持簿 **袞古本反黻音弗下同珽也** 頂反鞞音必笏音忽持簿步古

反徐廣云持簿手版也 **袞** 龍於衣祭服玄衣纁裳詩稱玄袞是

玄衣而畫以袞龍袞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玉藻曰龍卷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稷云帝曰予欲觀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言觀古人之象謂觀衣服所象日月以至

黼黻十二物皆衣服之所有也華蟲以上言作會宗彝以下言絺繡則二者雖在於服而施之不同冬官

考工記畫績與繡布采異次知在衣則畫之在裳則刺之故鄭玄禮註及詩箋皆云衣績而裳繡以此之

衮是畫文故云衮畫衣也衮衣以下章數鄭玄註司
服云有虞氏十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星辰
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自九章而
下如鄭此言九章者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
在衣藻六粉米七黼八黻九在裳鷩冕者去龍去山
自華蟲而下七章華蟲一火二宗彝三在衣餘四章
在裳鷩冕者去華蟲去火五章自宗彝而下宗彝一
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裳希冕者去宗彝去藻
三章自粉米而下粉米一在衣餘二章在裳玄冕者
其衣無畫裳上刺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數九文不
取宗彝則與鄭異也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
別號故云冕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
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
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
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
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謀三禮圖漢
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
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

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
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
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
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不
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
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
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前有前無後此則漢
法耳古禮鄭玄註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纁前後
各十二旒旒有五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旒鷩冕
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
王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纁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
九侯伯鷩冕三采纁前後七旒旒有三采玉七子男
毳冕三采纁前後五旒旒有二采玉五孤卿以下皆
二采纁二采玉其旒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
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名焉蓋以在
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
令貴者下賤也黼鞞制同而名異鄭玄詩箋云芾大
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爲

之故云黻韋鞞也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鄭玄易緯乾鑿度註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黻鞞之元由也易下繫辭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為網罟以佃以漁則田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說上古之時云昔者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是田漁而食因衣其皮也又曰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為布帛易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易之布帛自黃帝始也垂衣裳服布帛初必始於黃帝其存蔽膝之象未知始自何代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言舜始作韍也尊祭服而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黻者易云朱紱方來利用享祀知他服謂之鞞者案士冠禮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鞞是形故謂黻為韋鞞黻之與鞞祭服他服之異名耳其體制則同玉藻說玄端服之鞞云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發首言鞞句末言韋明皆以韋為之凡鞞皆是

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尊卑之鞞直色別而已無他飾也其黻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玄云鞞冕服之鞞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上士韍韋而已是說黻之飾也玉藻曰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玄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鞞之制也記傳更無鞞制皆是鞞義明其制與鞞同經傳作黻或作鞞或作芾音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鞞如今蔽膝戰國連兵以鞞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鞞天子赤皮蔽膝蔽膝古鞞也然則漢世蔽膝猶用赤皮魏晉以來用絳紗為之是其古今異也以其用絲故字或有為紱者天子之笏以玉為之故云珽玉笏也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是有玉笏之文也禮之有笏者玉藻云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

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
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
異名耳蜀志稱秦密見大守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
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玉藻云笏畢用也因
飾焉言貴賤盡皆用笏因飾以示尊卑其上文云笏
天子以球王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
可也鄭玄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
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是其尊卑異也大夫與士笏
俱用竹大夫以魚須飾之士以象骨為飾不敢純用
一物所以下人君也用物既殊體制亦異玉藻云天
子摯瑱方正於天也諸侯茶前誦後直讓於天子
也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鄭玄以為謂之瑳瑳
之言瑳然無所屈前後皆方正也茶謂舒儒所畏在
前也圍殺其首屈於天子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
君故首末皆圍前後皆讓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諸
侯以下與天子又異瑳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王晉
大圭以朝日是也冬官考工記大圭長三尺天子服
之是天子之瑳長三尺也玉藻云笏度三尺有六寸

短於天子蓋諸侯
以下度分皆然也
帶裳幅舄
帶革帶也衣下曰裳

幅若今行膝者舄履
○幅音逼舄音昔
膝徒登反履音福
至履

○正義曰下有鞶是紳帶知此帶為革帶玉藻革帶
博二寸鄭云凡佩繫於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鞶革

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示有革事故用革為帶帶為
佩也昭十二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

下裳故云衣下曰裳幅與行膝今古之異名故云若
今行膝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偏也所以自偏束

也鄭箋云邪幅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膝
訓緘也然則行而緘足故各行膝邪纏束之故名邪

幅舄者履之小別鄭玄周禮履人註云履下曰舄禪
下曰履然則舄之與履下有禪履為異履是總名故

云舄履謂其履下也鄭玄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
舄赤舄者冕服之舄白舄者皮弁之舄黑舄者玄端

之舄其士皆著屨纁屨者爵弁之屨白屨者皮弁之
屨黑屨者玄端之屨其卿大夫服冕者亦赤舄餘服

則履其王后禕衣玄烏禴狄青烏闕狄赤烏鞠衣黃
履展衣白履祿衣黑履其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
合衣狄者皆烏其餘皆履其烏之飾用對方之色
赤烏黑飾是也履之飾用比方白履黑飾是也

統紘

紘

衡維持冠者統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

者紘冠上覆

音延字林弋善反上時掌反下上下同

周禮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云衡維

持冠者鄭玄云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
以統縣瑱彼婦人首服有衡別男子首服亦然冠由
此以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王后之
衡以玉為之故追師掌焉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
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
用則未聞統者縣瑱之繩垂於冠之兩旁故云冠之
垂者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統則統必織線為之
若今之條繩鄭玄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

為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條必雜色而魯

語獨言玄者以玄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純玄色也

紘纓皆以組為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

之於兩旁結之於頤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

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也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

云紘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

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皮

弁笄爵弁笄緇組纓鄭玄云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

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者用紘力少故從
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
弁皆有笄故用紘緇布冠無笄故用纓也魯語稱公
侯夫人織紘紘知紘亦織而為之士冠禮言組纓組
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紘冠上覆者冕以木
為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紘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
其當用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知其色用玄
也孔安國論語註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為冕即是紘
也鄭玄玉藻註云延冕上覆也此云冠上覆者冠冕
通名故此註衡及紘皆以冠言之其實悉冕飾也

昭其度也

註

尊卑各有制度

疏

尊卑各有制度。○

者皆是明其制度哀伯思及則言無次第也鄭玄觀禮謂云上公衮無升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是衮有度也冕則公自衮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是冕有度也黻則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是黻有度也珽則玉象不同長短亦異是珽有度也衮冕鷩冕裳四章毳冕希冕裳二章是裳有度也鄭玄履人註云王吉服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王后祭服鳥有三等玄鳥為上禕衣之鳥下有青鳥赤鳥是鳥有度也統則人君五色臣則二色是統有度也天子朱紘諸侯青紘是紘有度也其帶幅衡紼則無以言之傳言昭其度也藻率鞞鞞

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

上飾鞞下飾

○率音律鞞補頂反鞞布孔反鞞鞞刀削之飾藉在夜反削音笑

疏

率至下飾。○正義曰鄭玄觀禮註云纁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裘各如其玉之大小典瑞註云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榦用韋衣而畫之此言以韋為之指木上之韋其實木為榦也禮之言纁皆有玉共文大行人謂之纁藉曲禮單稱藉故知所以藉玉也大行人云公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知大小各如其玉也大行人註云纁藉以五采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是由有奠之時須有纁以之藉玉故小大如玉耳典瑞職曰王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就以朝日公執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遇會同于王是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也凡言五采者皆謂玄黃朱白蒼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就成也五就謂五布每一布為一就也禮之言藻其文雖多典瑞大行人聘禮觀禮皆單言纁或云纁藉未有言纁率者故服虔以藻為畫藻率為刷巾杜以藻率為一物者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且哀伯謂之昭數固應禮之大者寧當舉拭物之巾與

藻藉為類故知藻率正是藻之複名藻得稱為藻藉何以不可名為藻率也玉藻說帶之制曰士練帶率下辟凡帶有率無歲功鄭玄云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率積如今作幪頭為之也然則禪而不合縷綵其邊謂之為率此以韋衣木蓋亦縷積其邊故稱率也鄭司農典瑞註讀縷為藻率之藻似亦藻率共為藻也詩曰鞞琫容刀故知鞞鞞佩刀削之飾也少儀云刀授穎削授柎削是刀之類故與刀連言之鞞鞞二名明飾有上下先鞞後鞞故知鞞為上飾鞞為下飾劉君以毛詩傳下曰鞞上曰琫而規杜氏但鞞鞞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

鞞厲游纓 鞞紳帶也一名大帶不可以規杜過也

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羈

步干反游音畱註同膺於陵反索悉各反

鞞 鞞紳至索羈○正義曰易即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上帶為革帶故云鞞紳帶所以別上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

帶是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以為厲大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為垂貌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玄革辟垂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再縹四寸緇辟下垂賈明等說鞞厲皆與杜同唯鄭玄獨異禮記內則註以鞞為小囊讀厲如裂縐之裂言鞞囊必裂繒緣之以為飾案禮記稱男鞞革女鞞絲鞞是帶之別稱遂以鞞為帶名言其帶革帶絲耳鞞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鞞表表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裏書之物為褰言其施帶施囊耳其鞞亦非囊也若以鞞為小囊則褰是何器若褰亦是囊囊則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鞞即是紳帶為得其實游是旒之垂者旒之別名九旗雖各有名而旌旗為之總號故云旌旗之游也案中車王建大常十有二旂又大行人云上公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其孤卿建壇大夫士建物其旂各如其命數其鳥旗則七旂熊旗則六旂龜旒則四旂故考工記云鳥旗七旂

以象鵠火熊旗六旂以象伐龜旒四旂以象營室是也鄭司農巾車註云禮家說曰纓當曾以削革為之鄭玄云纓今馬鞅是纓在馬膺前也服虔云纓如索帶今乘輿大駕有之然則漢魏以來大駕之馬膺有索帶是纓之遺象故云如索帶也案中車三路樊纓十有再就鄭玄註云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金路樊纓九就象路樊纓七就革路條纓五就鄭玄云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木路翦樊鵠纓鄭玄云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飾韋為纓

昭其數也 **尊卑各有數** 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

藻 尊卑各有數 ○正義曰藻有五采三采之異是藻率有數也毛詩傳說容刀之飾云天子玉琫而琫必諸侯盪琫而璆璆是鞞鞞有數也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帶廣四寸上廣二寸是鞞厲有數也玉路十二旂金路九旂是旂有數也玉路纓十有二就金路纓九就是纓有數也數之與度大同小異度謂限制

火龍黼黻 **火畫** 數謂多少言其尊卑有節數也

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

黻兩已相戾

○黼音甫 火畫至相戾 ○正義曰戾力計反 考工記畫績之事云火

以圍鄭司農云為圍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又曰水以龍鄭玄云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是衣有畫火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考工記文也其言形若斧兩已相戾相傳為說孔安國虞書傳亦云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是其舊說然也周世衮冕九章傳唯言火龍黼黻四章者畧以明義故文不具舉衣之所畫龍先於火

昭其文也 **以文章** 今火先於龍知其言不以次也

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車服器械之有五色

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

○比并是反 械戶戒反

說

車服至虛設 ○正義曰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玄地黃是其比象天

地四方也。比象有六而言五者，玄在赤黑之間，非別色也。昭二十五年傳云：九文六采，言采色有六，故註以天地四方六事當之。五行之色為五色，加天色則為六，故五色六采互相見也。昭其物者以示物不虛設，必有所象，其物皆象。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在

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錫音賜，馬面當盧。

鈴音令，額頰客反。鑣，玄巾車註云：錫馬面當盧，刻彼驕反，旂勒衣反。玄巾車註云：錫馬面當盧，刻

金為之，所謂鏤錫也。詩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令當盧也。然則錫在眉上，故云在馬額也。詩稱輶車鸞

鑣，知鸞在鑣也。鑣在馬口兩旁，衡在服馬頸上，鸞和亦鈴也。以處異，故異名耳。爾雅釋天說旂旗有鈴曰

旂，李巡曰：以鈴置旂端，是鈴在旂也。錫在馬額，鈴在旂，先儒更無異說。其鸞和所在，則舊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

前。鄭玄經解註取韓詩為說。秦詩箋云：置鸞於鑣，異

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及商頌烈祖之箋又云：鸞在鑣，是疑不能定，故兩從之也。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者在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鸞既在鑣，則和當在衡。經傳不言和數，未知和有幾也。四者皆以金為之，故動則皆有鳴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

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三辰至之明。○正義曰：春官神土掌三辰之

法，鄭玄亦以為日月星也。謂之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而正，所以示民

早晚，民得取為時節。故三者皆為辰也。三辰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於旂旗，象天之明也。九旗之物

唯日月為常，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

也。案司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大常，故舉以為

也言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言登降謂上下尊卑文
 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
 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
 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
 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部
 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九鼎
 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
 遷九鼎焉時但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
 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于郊

鄆○寘之豉反置也邪似嗟反雒音洛本
亦作洛夏戶雅反郊古夾反鄆音辱
至鄆鄆

○正義曰據宣三年傳知九鼎是殷家所受夏九鼎
 也戰國策稱齊救周求九鼎顏率謂齊王曰昔周伐
 殷而取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鼎八十一萬人挽
 之挽鼎人數或是虛言要知其鼎有九故稱九鼎也
 知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者鼎者帝王所重
 相傳以為寶器戎衣大定之日自可遷置西周乃徙
 九鼎處于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為都又以尚書洛誥
 說周公營洛邑則知武王但有遷意周公乃卒營之
 地理志云河南縣故郊鄆地也武王遷九鼎焉周公
 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言即今河
 南城者晉時猶以為河南義士猶或非之
 縣成王定鼎宣三年傳文蓋伯夷

之屬蓋伯夷之屬○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曰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讓國俱逃歸周

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
 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

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既平殷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爰采薇矣以暴易暴今不知其非矣而檢書傳之說非武王者唯此人故知是伯夷之屬

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

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

德註內史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

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臧孫其有後於魯註內

史至於魯○正義曰周禮春官內史中大夫是周大夫官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易文言文也○秋

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

會于鄧始懼楚也註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

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

懼而會謀○近附註楚國至會謀○正義曰地理

文王自丹陽徙此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

朱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今南郡江陵縣北有

郢城史記稱文王徙都于郢地理志依史記為說此

時當楚武王也譜云楚羊姓顓頊之後也其後有鬻

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男

之田居丹陽今南郡枝江是也能達始稱武王武王

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今江陵是也昭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註

惠隱之好○好呼報反註同○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

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爵飲酒

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勲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音舍

置也舊音舍冬公至禮也正義曰凡公行者或朝或

告反必而事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廟反必而禮記曾

告禴廟而言告宗廟者諸廟皆告非獨禴也禮記曾

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禴命祝史告于

宗廟諸侯相見必告于禴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

告于祖禴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由此而言諸

侯朝天子則親告祖禴祝史告餘廟朝隣國則親告

禴祝史告餘廟其路遠者亦親告祖故於其反也言

告于祖禴明出時亦告祖也出時不言祖者鄭玄云

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明道遠者亦親告祖矣雖親

與不親而諸廟皆告故總言告于宗廟也曾子問曰

凡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入皆以幣告也但出則

告而遂行反則告訖又飲至故行言告廟反言飲至

以見至有飲而行無飲也飲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

廟中飲酒為樂也襄十三年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

書勞于廟禮也書勞策勲其事一也舍爵乃策勲策

勲當在廟知飲至亦在廟也彼公至自晉朝還告廟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

禮記

音舍

禮記

正義曰凡公行者或朝或

禮記

禮記曾

禮記

禮記曾

禮記

禮記曾

禮記

禮記曾

禮記

禮記曾

禮記

禮記曾

禮記

禮記曾

禮記

禮記曾

禮記

禮記曾

禮記

禮記曾

禮記

禮記曾

禮記

禮記曾

禮記

禮記曾

禮記

禮記曾

禮記

禮記曾

禮記

禮記曾

行告廟則史亦書之宣五年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釋例曰執止之辱厭尊嚴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固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同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是不應告而告故書之以示過也釋例又曰桓公之喪至自齊此則死還告廟而書至者也莊公違禮如齊觀社用飲至之禮此則失禮之書至者也宣公黑壤之會以賂免諱不書盟而復書至亦諱不以見止告廟也襄公至自晉此則榮還而書至者也昭公至自齊居于鄆此則宜告而書至者也諸書至皆告廟啓反或即實而言或有所諱辟傳於代見飲至之禮於宣見書過之譏於朝見書勞于廟舉此三者以包其他行也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十七年秋葦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公始得歸而書公至自會足諱其見止而以會告廟故傳曰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是諱止而以會告也諸侯盟者必在會後皆書公至自會不言公至自盟者以盟

是因會而爲之初必以會徵衆公行以會告廟故還以會告至雖并以盟告亦不云至自盟爲行時不以盟告故也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于溫遂圍許經書公至自圍許襄十年公會諸侯于相遂滅偃陽經書公至自會二文不同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耳無他義也定十二年公至自圍成行不出境而亦告廟者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偶國仲由建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伐之雖不越境動衆與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于廟也○**註**爵飲至功也○正義曰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餉也然則飲酒之器其名有五而總稱爲爵案燕禮爵用觚觶此飲至之爵不過用觚觶而已爲人君者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爲善之利故舍爵即書勞於**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註**特相策言速紀有功也

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為主
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

會成事也音三上時掌反初晉穆侯之

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音求其弟以千畝之戰

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音求

生命之曰成師音求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

畝意取能成其眾音求千畝之戰正義曰案周本紀

千畝取此戰事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于

以為子名也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服晉

大夫或彌政反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言也義以

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

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

疏夫名至生亂正義曰出口為名合宜為義人之

生出禮法故云義以出禮履禮而行所以體成政教

故云禮以體政以禮為政以正下民故云政以正民

今晉侯名子不得其宜禮教無所從出嘉耦曰妃怨

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此言今君

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况其替乎穆侯

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為名所附意異故師服知

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他計

反廢也少詩照

疏

穆侯至諷諫○正義曰大子與

反諷芳鳳反桓叔雖並因戰為名而所附意異

仇取於戰相仇怨成師取能成師眾緣名求義則大

子多仇怨而成師有徒眾穆侯本立此名未必先生

此意但寵愛少子於時已著師服知桓叔將盛故推

出此理因解其名以為諷諫欲使之強餘弱枝耳人

臣規諫若無端緒馮何致言以申已志非謂人之立

名必將有驗而何休謂左氏後有興亡由立名善惡

引后稷名棄為膏引后稷名棄為膏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

旨以難左氏非也

于曲沃 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

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賔傳之

靖侯

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為傅相

疏 靖侯至傅相○正義曰案晉世家靖侯生僖侯

僖侯生獻侯獻侯生穆侯穆侯生桓叔靖侯是桓

叔之高祖也史傳稱祖皆云祖父故謂高祖為高祖

父非高祖之父也特云靖侯之孫則知傳意言其得

貴寵公孫為傅相也此人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

後遂為欒氏蓋其父字欒

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

諸侯立家

卿大夫稱家卿置側室

側室眾子也

得立此一官

疏

側室至一官○正義曰禮記文王

宮正室守太廟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故

知側室是眾子言其在適子之旁側也文十二年傳

曰趙有側室曰穿是卿得立此官也卿之家臣其數

多矣獨言立此一官者其餘諸官事連於國臨時選

用異姓皆得為之其側室一官必用同族是卿廢所

註

適子為小宗次子為貳宗以相輔貳

○適丁歷反為小宗本或

作為大

註

天子諸侯之庶子謂之別子及異姓受族

為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承嗣百世不遷謂之大宗為

父後者諸弟宗之五世則遷謂之小宗五世遷者謂

高祖以下喪服未絕其繼高祖之適則總服之內共

宗之其繼曾祖之適則小功之內共宗之繼祖繼禰

所宗及亦然故鄭玄喪服小記註云小宗有四或繼

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以總

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即遞遷也禮記大傳曰有百

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

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

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是言大宗小宗之別也大

夫身是適子為小宗故其次者為貳宗以相輔助為

副貳亦立之為此官也杜知非大宗而云小宗者以

其大夫不必皆是大宗據為小宗者多故杜言之也

若大夫身為大宗亦止得立貳宗官耳禮記據公族

士有隸子弟註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庶人工商

各有分親皆有等衰註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

別也衰殺也○分扶問反又如字親七刃反又如字

衰初危反註同復扶又反別彼列反殺

所界 **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註下不冀望上

位 **弱矣其能久乎**註諸侯而在甸服者○甸徒 **而建國本既**

林 **服者**○正義曰周公斥大九州廣土萬里制為九服

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衛

及古

卷之五

二十七

要六服為中國夷鎮蕃三服為夷狄大司馬謂之九畿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言其服事王也如其數計甸服內畔尚去京師千里晉距王城不容此數而得在甸服者周禮設法耳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未必每服皆如其數也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是于畿不正方也志又云東都方六百里半之為三百里外有侯服五百里為八百里計晉都在大原去洛邑近八百里也畿既不方服必差改故晉在甸服也

惠之三十年 晉潘父弑昭

侯而納桓叔不克

昭

潘父晉大夫也昭侯文侯子晉

人立孝侯

昭

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

翼弑孝侯

莊

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翼人立其弟

鄂侯鄂侯生哀侯

鄂

鄂國以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

立哀侯于翼哀侯侵陘庭之田

陘

陘庭翼南鄙邑

陘

刑音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六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六

桓三年
盡六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經之首時必書王明

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

書王嬴齊邑今泰山嬴縣

○經三年正月從此盡十七年皆無王唯十年有二

傳以為義或有王

字者非嬴音盈

元經之至嬴縣○正義曰桓公

於春有王九年春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雖春有月

悉皆無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
日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
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

春秋流

卷之六

及古蜀

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范甯註云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先儒多用穀梁之說賈逵云不書王弒君易祊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杜以正是王正歷從王出故以爲王者班歷史乃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則諸侯之史不得書王言此十三年無王皆王不班歷故也劉炫規過云然天王失不班歷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于豈是王室猶能班歷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歷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蝻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註歷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年王室方亂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曆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則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歷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春秋之歷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

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歷過再失閏者是周司歷也魯司歷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再歷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歷爲王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改易歲年哀十三年十一月蝻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卽改明年復蝻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旣言歷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歷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大雨霖唐咎如潰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今刪定知此不書王非是經之闕文必以爲失不班歷者杜之所據雖無明文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杜以周禮有頒告朔于邦國都鄙以有成文故爲此說但齊桓晉文以前翼戴天子王室雖微猶能班歷至靈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歷或諸侯所爲亦遙稟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

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然則司歷之過魯史所改據此而言有何可責劉君不尋此旨橫生異同以規杜過恐非其義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註** 申約言以相命而不軟血也

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約如字又於妙反 **軟**所洽反垣音袁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既** **註** 無傳既盡也歷家之說

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有間疏也

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為文闕於所不見 **既**

註 既盡至不見 **○**正義曰食既者謂日光盡也故云

既盡也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弦全照乃成望望為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歷家之說當

日之衝有大如日者謂之闇虛闇虛當月則月必減光故為月食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

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是言日奪月光故月食也若星日奪月光則應每望常食而望亦有不食

者由其道度異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則相紀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

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

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

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

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故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日食者實是月映之也但日之所在則月體不見聖人不言月來食日而云有物食之以自食為文關於所不見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禮

君有故則使卿逆

禮

君至

義曰天子尊無與敵不自親逆使卿逆而上公臨之諸侯則親逆有故得使卿八年祭公逆王后十紀傳曰禮也是當使人天子不親逆也襄十五年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是知天子

之禮當使卿逆而上公臨之也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對哀公指言魯事是諸侯正禮當親逆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丘明不為之傳以其得禮故也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以卿不行為非禮知君有故得使卿逆也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謹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謹亭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

不稱夫人

○謹呼端反蛇以支反

公會齊侯于謹

無傳夫人

姜氏至自齊

禮

無傳告於廟也不言翬以至者齊侯

送之公受之於謹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為驂故總舉一乘則謂之駟指其駢馬則謂之驂詩稱兩驂如舞二馬皆稱驂禮記稱說驂而賙之一馬亦稱驂是本其初參遂以為名也驂馬在衡外挽勒每絰於木由頸不當衡故也各駢者以駟馬有駢駢之容故少儀云夜獲之及樂共叔共叔桓叔之傳駢駢翼翼是也

樂賓之子也身傳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

獲而免○共音恭註會于贏成昏于齊也公不

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介音界公不

○正義曰此成昏謂聘文姜也詩刺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

上言桓公以媒得文姜此云不由媒者公親會齊侯必無媒也詩舉正法以刺上傳據實事以解經故不

同耳○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侯于

邾杞求成也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秋公子翬

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昏禮雖奉時君

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

修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好

呼報反言尊君命是奉時君之命也此言修先君

之好是稱先君為辭也翬遂俱是逆女傳文各言其

一是互舉其義昏禮納采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

也請納采其納微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

徵是男家辭也主人醴賓辭曰子為事故至於某之

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是女家辭也彼士禮也故稱先人若諸侯則稱先君以此知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

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

小國則上大夫送之齊侯送姜氏本或作送姜氏

于謹公子則下卿送公子女凡公至送之○正義曰昏以相敵為

耦先以敵國為文然後於大國小國辨其所異姊妹於敵國猶上卿送之於大國則上卿必矣且姊妹禮

於先君不以所嫁輕重雖則小國亦使上卿送也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文承公子之下謂送公子非送

姊妹也周禮序官唯有中大夫無上大夫也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鄭玄云上大夫曰卿則上大

夫即卿也又無上大夫矣而此云上大夫者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五人之中又復分為上下成三年傳

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

其下大夫是分大夫為上下也○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

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

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傳以致夫

人釋之古者至釋之○正義曰經書來聘傳言致夫人是行聘禮而致之也故知使大夫

隨加聘問得所以存謙敬序殷勤也其意言不堪事宗廟則欲以之歸也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與

此事同而文異故辨之云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是詳內畧外之文傳嫌其不同故

以致夫人釋之○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

逐之出居于魏為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翊

臨晉縣魏國河東河北縣○芮如銳反國名惡鳥路反翊音翼

北縣○正義曰地理志云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也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也世本芮魏皆姬姓尚書顧命成王將崩有芮伯為卿士名諡不見魏之初封不知何人閔元年晉獻公滅魏芮則不知誰滅之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

曰狩之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

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狩手又反夏戶雅反下同

田冬獵至書地○正義曰冬獵曰狩爾雅釋天文也

易比卦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鄭玄云王者習兵於

蒐狩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失前禽者謂禽

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唯背走者順而

射之不中則已是其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

者不殺奔者不禦皆為敵不敵已加以仁恩養威之

道是說三驅之事也狩獵之禮唯有三驅故知行三

驅之正禮得田獵之常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善其得

時明禮皆無違矣周之春正月建子即是夏之仲冬

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田狩從夏

時也釋例曰三王異正朔而夏數為得天雖在周代

於言時舉事皆據夏正故公以春狩而傳曰書時禮

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也僖二十八年

天王狩于河陽傳曰言非其地也舉地名者皆言其

非地故知此即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國內狩

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曰西狩於大野經不書大

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而言則狩于禚蒐于

紅及比蒲昌間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須有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田宰官渠氏伯糾名也王官

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書

名以譏之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

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

糾居

黜反

國

宰官至放此

天官有大宰小宰宰夫知宰是官也傳言父在故名知伯糾是名自然渠為氏矣周禮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未知伯糾是何宰也貶之乃書名則於法當書字但中下大夫例皆書字則此宰高下猶未可量故註直言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慎疑故也詩稱濟濟多士書戒無曠庶官為政有三擇人為急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今其父居官而使子攝職是王者輕傷爵位遭人則可故書名以譏之糾之出聘事由於王而貶糾者王不應授糾糾不應受使之者俱有其過貶糾亦所以責王如宰咀之比也春秋編年之書四時畢具乃得為年此無秋冬知是史闕文也舊史先闕故仲尼因之膏肓何休以為左氏宰

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為父在稱子伯糾父在何以不稱子鄭箴之云仍叔之子者譏其幼弱故畧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覲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鄭氏所箴與杜同云伯糾名且字非杜義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郎非狩地故

書時合禮

國

郎非至合禮正義曰春秋之世狩

得地則常事不書故也以獲麟在於大野得地則不書其地知地時並得則例皆不書此書公狩于郎必是有所譏刺所刺之意在於失常地也但傳於棠其河陽已云言非其地則非地之責於理已見而此狩得時恐并時亦刺駁出合理而非禮自明故註申其意言郎非狩地唯時合禮以時合理地非禮也公羊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羊說諸侯遊戲不得過郊故有遠近之言左氏無此義要言

遠者亦是譏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秋

其失常地也 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 秦以芮小輕之故為芮所

敗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三年芮伯出

居魏芮更立君秦為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未同盟而書名

者來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巳丑

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

起文故但書正月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 鮑步 鮑反

未同至兩書 ○正義曰僖二十三年傳例曰赴以 名則亦書之檢經傳魯未與陳盟而書鮑名知其來

赴以名故也隱八年蔡侯考父卒註云蓋春秋前與
惠公盟故赴以名案史記年表隱之元年是陳桓公
之二十三年則桓公亦得與惠公盟而云未同盟者
以蔡侯之卒去惠尚近故疑與惠公盟此去惠公年
月已遠且自隱公以來陳魯未嘗交好於惠公之世
亦似無盟故以未同盟解之也以長歷推之知甲戌
巳丑別月而赴者並言正月故兩書其日而共言正
月若其各以月赴亦應兩書其月但此異年之事設
今兩以月赴則當於四年云十二月甲
戌陳侯鮑卒五年正月巳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懼

而來告故書 外相至故書 ○正義曰傳言朝經

此相類故云外相朝皆言如也魯出朝聘例亦言如
獨言外朝者經有公朝王所以不盡云公如故獨云
外也朝聘而謂之如者爾雅釋詁云如往也朝者兩
君相見揖讓兩楹之間聘者使卿通問鄰國執圭以

致君命據行禮而為言也魯之君臣出適他國始行
即書於策未知成禮以否經每有在塗乃復是禮未
必成故直云如言其往彼國耳不果必成朝聘也公
朝王所則朝訖乃書故指朝言之此齊鄭朝紀亦應
朝訖乃告但畧外故言如耳外相朝例不書而此獨
書者傳言欲以襲紀紀人知之明其懼而告魯故書
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註

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

子本於父字幼弱之辭也譏使童子出聘

註

仍叔

○正義曰天子大夫例皆書字仍氏叔字知是天子
大夫也公羊穀梁皆以仍叔之子為父老代父從政
左氏直云弱也言其幼弱不言父在則是代父嗣位
非父在也伯糾身未居官攝行父事故稱名以貶之
此子雖已嗣位而未堪從政故繫父以譏之譏王使
童子出聘也蘇氏用公羊穀梁之義以為父老來聘

非父沒義
或當然

葬陳桓公

註

無傳

城祝丘

註

無傳齊鄭將襲紀故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註

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

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

○從如字
又才用反

大雩

註

傳例曰書不時也失龍見之時

○雩音于祭
名見賢遍反

蝻

無傳蝻蝻之屬為災故書

○蝻音終蝻相

註

蝻至

故書○正義曰釋蟲云蝻蝻蝻揚雄方言云春黍
謂之蝻蝻陸璣毛詩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
春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
股狀如瑋瑋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十數步

爾雅又有螿螽上螽樊光云皆蚣蝮之屬然則螽之種類多故言屬以包之傳稱凡物不為災不書知此為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不書奔以朝出也為下實來書也曹國

今濟陰定陶縣勞反州公如曹正義曰周禮

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

小國稱伯子男然則三公之外爵稱公者唯二王之

後祀與宋耳此州公及僖五年晉人執虞公並是小國而得稱公者鄭玄王制註以為殷地三等百里七

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

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滿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言爵尊國小蓋指此州公虞公也案虞是克商始封非為殷之

餘國鄭玄之言不可通於此矣杜之所解亦無明言

唯世族譜云虞姬姓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為

虞仲之後處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服虔云春

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為公未知孰是或可嘗為三

公之官若虢公之屬故稱公也以其無文故備言之

劉炫難服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復周公太

公之勲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

功得遷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土亦應廣安得爵為上

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

爵尚尊崇此則理之不通也國不書至陶縣○正

美如者朝也以朝出國不得書奔外朝不書以因

魯故書其本也世本州國姜姓曹國伯爵譜云

曹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也武王封之陶丘今濟

陰定陶縣是也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之元年也伯

陽立十五年魯哀公之八年而宋滅曹

地理志濟陰郡定陶縣詩曹國是也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

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佗桓公弟五父也

稱文公子明佗非桓公母弟也免桓公太子佗大

音問父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公疾病

音甫日鄭玄論語註云正義○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正義

紀人知之○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奪不使知王

政○襲奪不使知王政○正義日隱三年傳稱

也及平王崩周人將界虢公政即周鄭交惡未得與

之八年傳日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於是始與之

政共鄭伯分王政矣九年傳日鄭伯為王左卿士然

則虢公為右卿士與鄭伯夾輔王也此年王奪鄭伯

政全奪與虢不使鄭伯復知○秋王以諸侯伐鄭鄭

王政故鄭伯積恨不復朝王

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

註虢公林父王卿士○將音子匠反周公黑肩將左

軍陳人屬焉黑肩周桓公也鄭子元請為左拒以

當蔡人衛人註子元鄭公子拒方陳○拒俱甫反下

文之陳為右拒以當陳人日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

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註不

能相支持也○卒尊忽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

之註萃聚也集成也○萃似曼伯為右拒註曼伯檀

伯○曼曼伯檀伯○正義日十五年傳日鄭伯

音萬因櫟人殺檀伯昭十一年傳日鄭京櫟實

殺曼伯知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

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

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際而彌縫

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麗力知反註同

反司馬至陳法正義曰史記稱齊景公之時

有田穰苴善用兵景公尊之位為大司馬六國

時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乃使大夫追論

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

也五人為伍周禮司馬序官文也戰于繡葛繡

葛鄭地音須命二拒曰旂動而鼓旂旂也通帛為

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旂古外反又古

活反本亦作檜建

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之為旂事無所出說者相傳

以為礎敵麾許危反之為旂事無所出說者相傳

為然成二年傳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

之是在軍之士視將旗以進退也今命二拒令旂動

而鼓望旗之動鼓以進兵明旂是可觀之物又旂字

從於旂旗之類故知旂為旂也周禮司常通帛為旂

故云通帛為之謂通用一絳帛無畫飾也鄭玄云凡

旂旗有軍眾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鄉遂大夫或載

旂或載物眾屬軍史無所將如鄭之意則將不得建

旂而此軍得有旂者僖二十八年傳曰城濮之戰晉

春火流卷之六十四及古閣

軍之衆人多路遠發石之動何以可見而使二
拒準之爲擊鼓候也註以旃說爲長故從之 蔡衛

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中肩王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

軍○射食亦反中丁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

上人況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

於此收兵自退○隕于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

右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

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勞力報反註同名

仲字祭足至非也○正義曰隱元年傳稱祭仲

足上云祭仲足此云祭足十一年傳曰祭封人

仲足此人雖名字互見而不知孰字孰名公羊以仲

爲字左氏先儒亦以爲字但春秋之例諸侯之卿嘉

之乃書字十一年經書祭仲而事無可嘉註意以仲

爲名故云名仲字仲足釋例曰伯仲叔季固人字之

常然古今亦有以爲名者而公羊守株專謂祭氏以

仲爲字既謂之字無辭以善之因託以行權人臣而

善其行權逐君是亂人倫壞大教也說左氏者知其

不可更云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此謂因有告命

之例欲以苟免未是春秋之實也宰渠伯糾蕭叔大

心皆以伯叔爲名則仲亦名也傳又曰祭仲足或偏

稱仲或偏稱足蓋名仲字足也是辨其名仲之意也

凡傳所記事必有意存焉此丁寧說鄭言其志在苟

免知其意言

王討之非也

○仍叔之子弱也

仍叔之子來聘童

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之

於末秋

仍叔至末秋○正義曰此子來聘傳雖

不言聘意蓋爲將伐鄭而遣告魯也經在

伐鄭之上傳在伐鄭之下明其必有深意故註者原
 之以為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經書夏
 聘傳釋之於末秋譏其夏至而秋未反也下句更言
 秋大雩則秋末為末註云末秋者上有秋王以諸侯
 伐鄭此仍叔之文在秋事之末故云末秋也 ○秋大
 下文更云秋者自為欲顯天時更別言秋

雩書不時也 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

兩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異

於凡事 ○重直 用反 疏 秋王以諸侯伐鄭而此復言秋故

解之方發雩祭之例須辨雩祭之月欲顯言天時以
 指怠慢之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凡事則不須每事
 重舉時也襄二十六年重言秋者彼註自 凡祀啓蟄

而郊 言凡事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

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蟄直立 言凡至南郊

句謂雩嘗烝也雩是祭天嘗烝祭宗廟此無祭地而

言祭地者因天連言地耳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

人鬼曰享對則別為三名散則總為一號禮諸侯不

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故雩亦祀帝書

傳皆不言魯得祭地蓋不祭地也魯不祭地而註言

天地者以發凡言例雖因魯史經文然凡之所論總

包天地及諸國則凡公嫁女於天子諸卿皆行及王

曰小童之例是也此凡祀亦總包天子及諸國則有

祭地之文故杜連言之釋例云凡祀舉郊雩烝嘗則
 天神地祇人鬼之祭皆通其他羣祀不錄可知也祔
 祠及地祇經無其事故不備言亦約文以相包也祔
 祠之祭過則亦書但無過時者故經不書耳夏小正
 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
 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大初以後更改氣名
 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迄于今踵而不
 改今歷正月雨水月中四月小滿中八月秋分中十月

小雪中註皆以此四句爲建寅建巳建酉建亥之月
則啓蟄當雨水龍見當小滿始殺當秋分閉蟄當小
雪晉世之歷亦以雨水爲正月月中而釋例云歷法正
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者因傳有啓蟄之文故遠取
漢初氣名欲令傳與歷合其餘三者不可強同其名
雖則不同其法理亦不異故釋例云案歷法有啓蟄
驚蟄而無龍見始殺閉蟄此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
推不得有異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
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之驚蟄既啓之後遂
驚而走出始蟄之後又自閉塞也是言啓蟄爲正月
中閉蟄爲十月中也註以閉蟄爲十月而釋例云十
一月遂閉之者以正月半蟄蟲啓戶二月初則驚而
走出十月半蟄蟲始閉十一月初則遂閉之傳稱四
者皆舉中氣言其至此中氣則卜此祭次月初氣仍
是祭限次月中氣乃爲過時既以閉蟄爲建亥之月
又言十一月則遂閉之欲見閉蟄以後冬至以前皆
得烝祭也故釋例云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春分

以前皆得郊則冬至以前皆得烝也釋例又曰僖公
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
不可郊也以建卯之月猶可郊知建子之月猶可烝
也正由節卻月前未涉後月中氣故耳傳本不舉月
爲限而舉候以言者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
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間之以閏月故
節未必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半
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也土功作
者不必月日故亦言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
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其大準也是言凡候天
時皆不以月爲其節有參差故也若周禮不舉天象
故以月爲正大司馬職曰中夏獻禽以享祔中冬獻
禽以享烝言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謂孟月不得
烝也釋例曰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下
限至於仲月則上限起於孟月烝起建亥之月則嘗
起建申之月此言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亦是下限
也若仲是下限則周之正月得爲烝祭春秋之例得
常不書而八年書正月烝者釋例云經書正月烝得

仲月之時也其夏五月復烝此為過烝若但書夏五月烝則唯可知其非時故先發正月之烝而繼書五月節以示非時并明再烝瀆也然仲月雖不過時而月節有前有卻若使節前月卻即為非禮此秋大雩是建午之月耳而傳言不時明涉其中節故譏之釋例云龍星之體畢見謂立夏之月得此月則當卜祀過涉次節則以過而書故秋雩書不時此涉周之立秋節也言涉立秋節者謂涉立秋之月中氣節也過涉次節亦謂中節非初節也若始涉初節則不譏之矣如此傳註必是建寅之月方始郊天周之孟春未得郊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以祀帝於郊李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季夏周之六月即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如彼記文則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啓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錄其言或中或否未必所言皆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啓蟄而郊禮記左傳俱稱獻子而記言日至傳言啓蟄一人

兩說必有謬者若七月而禘獻子為之時應有七月禘矣烝嘗過則書禘過亦應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是知獻子本無此言不得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明堂位言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為常明堂位後世之書其末章云魯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春秋之世三君見弑鬻而弔士有誅俗變多矣尚云無之此言既誣則郊亦難信以此知記言孟春非正禮也鄭玄註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於圜丘者祭天皇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祭五德之帝大微宮中五帝坐星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五德之帝謂此也其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木德祭靈威仰也魯無冬至之祭唯祭靈威仰耳唯鄭玄立此為義而

先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證之言郊則園丘園丘即郊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註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劉炫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園丘以帝嚳配也

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

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見賢遍反註同宿音秀為于偽反

疏龍見至膏雨○正義曰天官東方之星盡為蒼龍之宿見謂合昏見也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

膏雨遠者豫為秋收言意深遠也穀之種類多故詩每言百穀舉成數也雨之閏物若脂膏然故謂其雨為膏雨襄十九年傳曰百穀之仰膏雨是也傳有言雩而經書大雩者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

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此龍見而雩定在建巳之月而月令記於仲夏章者鄭玄云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杜君以為月令秦法非是周典賴子嚴以龍見即是五月釋例日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欲為秦制非古典也賴氏因之以為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過於見此為強牽天宿以附會不韋之月令非所據而說既以不安且又自違左氏傳稱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即賴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文而欲以雩祭是言月令不得與傳合也鄭玄禮註云雩之言吁也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郊雩俱是祈穀何獨雩為吁嗟旱而修雩言吁嗟可矣四月常雩於時未旱何當言吁嗟也賈服以雩為遠故杜從之也

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

嘗於宗廟○正義曰嘗者薦於宗廟以嘗新為名知必待嘉穀熟乃為之

也詩稱八月其穫穫刈嘉穀在於八月知始殺為建
酉之月陰氣始殺也釋例引詩兼葭蒼蒼白露為霜
以證始殺百草也月令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然
則七月有白露八月露結九月乃成霜時寒有漸歲
事稍成八月嘉穀熟所薦之物備故以建酉之月薦
嘗於宗廟案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
廟則似七月穀熟矣七月當嘗祭而云建酉之月乃
嘗祭者以上下準之始殺嘗祭實起於建申之月今
云建酉者言其下限然杜獨於嘗祭舉下限者以秋
物初熟孝子之祭必待新物故特舉下限而言之哀
十三年子服景伯謂吳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
事於上帝先公季辛而畢彼雖恐吳之辭亦是八月
嘗祭之驗也何則於時會吳在夏公至在秋景伯言
然之時秋之初也若嘗在建申當言九月不應遠指
十月知十月是嘗祭之常期周之十月是建酉之月
也建酉是下限耳若節前月卻孟秋物成亦可以孟
秋嘗祭故釋例云周禮四仲月言其下限若建申得
嘗何以釋例又云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蒹葭蒼蒼

白露為霜又以始殺唯建酉之月者以賈服始殺唯
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故釋例破賈服而為此言也
先此則不可十四年八月乙亥嘗乃閉蟄而烝建
是建未之月故註云先其時亦過也
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眾故烝祭宗廟

釋例論之備矣
○閉必計反又必結反
字林方結反烝之承反
備矣○正

義曰傳稱火伏而後蟄者畢周禮季秋內火則火以
季秋入而孟冬伏昆蟲以孟冬蟄故知閉蟄是建亥
之月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鄭玄云昆明也
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祭統註
云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是蟄蟲謂之昆蟲也月
令仲春云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出言啓戶故蟄言閉
戶爾雅釋詁云烝眾也知萬物過則書
卜日有吉
皆成可薦者眾故名此祭為烝
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
○正義
卜日至慢也○正義
卜有吉否

不吉則當改卜次旬故不可期以一日卜不過二○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慢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音淳于州國所都

城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

還音○度待洛反復音服後不音者皆同難乃且反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音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

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音○寔時力反省所景反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音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秋八月壬午大閱音齊為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成嘉

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為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故

以非時簡車馬音閱大閱○正義曰公狩于郎公

書公者周禮雖四時教戰而遂以田獵但蒐闋車馬

未必皆因田獵田獵從禽未必皆閱車馬何則怠慢

之主外作禽荒豈待教戰方始獵也公及齊人狩于

禚乃與鄰國共獵必非自教民戰以矢魚于棠非教

戰之事主為遊戲而斥言公則狩于郎禚亦主為遊

戲故特書公也大蒐大閱國家之常禮公身雖在非

為遊戲如此之類例不書公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公身在蒐而經不書公知其法所不書

以其國家大事非公私欲故也且比蒲昌間皆舉蒐地此不言地者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昭十八年鄭人簡兵大蒐在於城內此亦當在城內○齊為至車馬○正義曰大閱之禮在於仲冬今農時閱兵必有所為傳不言其意故註者原之於時四鄰與魯無怨又竟無征伐之處諸侯成齊經所不見而傳說鄭忽怒事於大閱之上及十年鄭與齊衛來戰于郎知此大閱是懼鄭忽而畏齊人故以非時簡車馬也

蔡人殺陳佗

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諸侯也

傳例在莊二十二年

陳佗傳無文不言無傳者以

傳說此事在莊二十二年不

九月丁卯子同生

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

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

太子者書始生也

同長丁丈反 ○適丁歷反傳 桓公至生也

長子於法當為太子故以太子之禮舉之由舉以正

禮故史書於策古人之立太子其禮雖則無文蓋亦

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

得即為太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

不言太子也杜云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

又云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以否

蓋其父未為君之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也釋例云據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杜此註云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然則雖適夫人之長子不用太子之禮亦不書也

冬紀侯來朝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亦承

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

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 ○楚武王侵隨 隨國今

義陽隨縣 隨國至隨縣 ○正義曰世本隨國姬

十年經書楚人伐隨自是以後遂為楚之私屬不與

諸侯會同至定四年吳入郢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

春秋

卷之六 二十二

及古

遠章楚大夫○遠于委反軍於瑕以待之○瑕下加

反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少詩照反註

及下同後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皆倣此

我則使然○鬬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我張吾

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

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張自侈

大也○被皮寄反下註被甲同間間廁之間張豬亮反註同一音如字侈昌氏反又式氏反小

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

劣追反計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及下同

大夫季梁隨賢臣○率音律且子余反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

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

少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

懼楚楚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

以終始之○抗若浪反疏以為至其君○正義曰言此計今雖無益以為在後圖謀也言

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耳少師得其君心君將必用其計若用少師則此謀必合故請示弱以希後日之

利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謀少師歸請追楚

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

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

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

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稱君美今民餒而君逞

欲逞快也反餒也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

也詐稱功德以欺鬼神兆反矯居天方授楚○正

熊繹始封於楚在蠻夷之間食子男之地至此君始

疆盛威服鄰國似有天助故云天方授楚○臣聞至

可也○正義曰臣聞小國之能敵大國也必小國得

道大國淫辟如是乃得為敵也其意言隨未有道而

楚未為淫辟隨不能敵楚也既言隨未有道更說為

道之事道猶道路行不失正名之曰道施於人結則

治民事神使之得所乃可稱為道矣故云所謂道者

忠恕於民而誠信於神也此覆說忠信之義於文中

心為忠言中心愛物也人言為信謂言不虛妄也在

上位者思利於民欲民之安飽是其忠也祝官史官

正其言辭不欺誑鬼神是其信也今隨國民皆饑餒

而君快情欲是不思利民是不忠也祝史詐稱功德

以祭鬼神是不正言辭是不信也無忠無信不可謂

道小而無道何以敵大君欲敵之臣不知其可也欲

君之下楚也公曰吾牲牲肥脂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牲

牛羊豕也牲純色完全也脂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

曰盛牲音全用太牢祭以三牲為主知牲為三

牲牛羊豕也周禮牧人掌共祭祀之牲牲祭用純色

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名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也碩大也

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瘕蠹也謂其備腍

咸有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腍其實皆當兼此四謂

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

無有所闕畜吁又反下皆同蕃音煩瘕七木反本又作族同蠹力果反說文作瘵云瘵瘵皮

肥也疥音界癬息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

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

嘉粟旨酒嘉善也粟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

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慝也馨香之遠聞

他得反聞音問又如字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父義母慈兄

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禮絜敬也九

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

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

者也九族杜釋與孔安國鄭玄不同禮音因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民饑餒也

音飢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

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今民至於難

曰鬼神之情依人而行故云夫民神之主也以民和
乃神說故聖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養民使
成就然後致孝享由是告神之辭各有成百姓之意
祭之所用有牲有食有酒耳聖人文飾辭義爲立嘉
名以告神季梁舉其告辭解其告意故奉牲以告神
曰博碩肥腍者非謂所祭之牲廣大肥充而已乃言
民之畜產盡肥充皆所以得博碩肥腍者由四種之
謂故又申說四種之事四謂者第一謂民力普徧安
存故致第二畜之碩大滋息民力普存所以致之者
由民無勞役養畜以時故六畜碩大蕃多滋息民力
普存又致第三不有疾病疥癬所以然者由民力普
存身無疲苦故所養六畜飲食以理埽刷依法故皮
毛身體無疥癬疾病民力普存又致第四備腍咸有
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人皆逸樂種種養畜羣牲備
有也奉盛以告神曰絜粢豐盛者非謂所祭之食絜
淨豐多而已乃言民之糧食盡豐多也言豐絜者謂
其春夏秋三時農之要節爲政不害於民得使盡力
耕耘自事生產故百姓和而年歲豐也奉酒醴以告

神曰嘉粟旨酒者非謂所祭之酒粟善味美而已乃
言百姓之情上下皆善美也言嘉旨者謂其國內上
下羣臣及民皆有善德而無違上之心若民心不和
則酒食腥穢由上下皆善故酒食馨香非言酒食馨
香無腥膻臭穢乃謂民德馨香無譏諛邪惡也所謂
馨香總上三者由是王者將說神心先和民志故務
其三時使農無廢業修其五教使家道協和親其九
族使內外無怨然後致其絜敬之祀於神明矣於是
民俗大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戰無不克今民
各有心或欲從主或欲叛君不得爲無違上之心而
鬼神乏主百姓饑餒民力彫竭不得爲年歲豐也民
既不和則神心不說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神所不
福民所不與以此敵大必喪其師君且修政撫其民
人而親兄弟之國以爲外援如是則庶幾可以免於
禍難也告牲肥碩言民畜多告粢豐絜言民食多告
酒嘉旨不言民酒多而言民德善者酒之與食俱以
米粟爲之於盛已言年豐故於酒變言嘉德重明民
和之意○**註**雖告至所闕○正義曰劉炫云杜以博

碩肥膂據牲體而言季梁推出此理嫌其不寔故云其寔皆當兼此四謂又民力適完則得生養六畜故六畜既大而滋息也博碩言其形狀大蕃滋言其生乳多碩大蕃滋皆複語也瘼蠡畜之小病故以為疥癬之疾也不疾者猶言不患此病也○嘉善至敬也○正義曰嘉善釋詁文也杜訓栗為謹敬言善敬為酒案詩實穎實栗與田事相連故栗為穗貌此栗與嘉善旨酒相類故栗為謹敬之心即論語云使民戰栗與此相似劉炫以栗為穗貌而規杜過於理恐非○父義至子孝○正義曰父母於子並為慈但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為名教訓愛而加教故以義為稱義者宜也教之義方使得其宜弟之於兄亦宜為友但兄弟相敬乃有長幼尊卑故分出其弟使之為共言敬其兄而友愛○禮潔至族者也○正義曰釋詁云禮敬也故以禮為潔敬隱十一年註云絜齊以享謂之禮意亦與此同也漢世儒者說九族有二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

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之女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駁云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足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列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從古尚書說以九族為高祖至玄孫也此註所云猶是禮戴歐陽等說以鄭玄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為異族故簡去其母唯取其子以服重者為

先耳其意亦不異也不從古學與鄭說者此言親其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疏遠恩情已薄故刺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高祖至父已之所稟承也子至玄孫已之所生育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其能親也詩刺棄其九族豈復上遺父母下棄子孫哉若言棄其九族謂棄其出高祖出曾祖者然則豈亦棄其出曾孫出玄孫者乎又鄭玄為昏必三十而娶則人年九十始有曾孫其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則是族終無九安得九族而親之三族九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為不相值矣若緣三及九則三九不異設使高祖喪玄孫死亦應不得為昏禮何不言九族之不虞也以此知九族皆外親有服而異

○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

紀故來謀之○難乃旦反下同○北戎伐齊齊使乞師于鄭

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

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

甲首被甲者首○帥類反

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餼其媿反遺也餼許既反牲腥曰餼使魯為其班後鄭○班次禮魯

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

○班次至闕文○正義曰劉炫云在戍受饋而使魯為班明魯人在矣襄五年戍陳書經此戍齊亦宜書今不書經疑史闕文以史策本闕仲尼不得書之十年說此云北戎病齊諸侯救之或可魯亦往救但傳無魯事之驗魯必不救不須解之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

郎師在十年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

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

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言求福

由已非由人也妻七計反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

子曰善自為謀言獨絜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

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

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

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言必見怪

於民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為辭為十一年鄭

忽出奔衛傳○秋大閱簡車馬也○九月丁卯子同

生以天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大牢牛羊豕也

以禮接夫人重適也○接如字鄭註禮記作捷讀此者亦或捷音

適也○正義曰大牢牢之大者三牲牛羊豕具為大

牢儀禮少牢饋食之禮以羊豕為少牢以牲多少稱

大小也詩公劉曰執豕于牢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

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牢者養牲之處

故因以為名鄭玄詩箋云繫養曰牢是其義也禮記

內則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文在三日負

子之上則三日之內接之矣記云凡接子擇日鄭云

雖三日之內必選其吉焉是三日之內擇日接之為

子接母故記稱接子此傳舉之之下即云接以大牢

亦以接子為文其寔接母故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

鄭玄云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

此言以禮接之則與鄭異也內則又云接子庶人特

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等

卜士負之士妻食之

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

春秋流

卷之六二十九

及古閣

四方卜士之妻為乳母

○食音嗣弧音胡蓬步
工反射天地食亦反

禮

世至乳母。正義曰：四方以上皆內，則文也。內則又云：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謂乳也。故以乳母言之。鄭玄云：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

有事也。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者，定本直云射。四方無天地，案禮云：桑弧蓬矢六，今無天地，誤也。賈

達云：桑者木中之衆，蓬者草中之亂，取其長大，統衆而治。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

之，乃降，蓋同宗之婦。

○阼才故反

禮 世子至之婦。正義曰：乃降以上皆內

則文也。鄭玄云：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以其生於側室，見於路寢，故從外而升階也。襄二年葬齊姜，傳曰：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

同宗之婦也。公與夫人共命之，故使宗婦侍夫人。

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

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

申繻，魯大夫。

音須。以

名生為信。

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

禮 若

文王名昌，武王名發。

禮 若文至名發。正義曰：周

聖瑞，乃言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是大王見其有瑞，度其當與，故名之曰昌。欲令昌盛，周也。其度德命發，則無以言之。服虔云：謂若大王度德命文王曰昌。文王命武王曰發，似其有舊說也。舊說以為文王見武王之生，以為必發兵誅暴，故名曰發。

以類命為象。

禮 若孔子首象

尼丘。

禮 若孔子至尼丘。

正義曰：孔子世家云：叔梁

汗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是其象。尼丘也。

取於物為假。

禮 若伯魚生，人有

饋之魚因名之曰鯉 音里 若伯至曰鯉 ○正義

年十九娶於宋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生魯昭

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賜因名子曰鯉字伯

魚此註不言昭公賜而云人有饋之者如家語則伯

魚之生當昭公九年昭公庸君孔子尚少未必能尊

重聖人禮其生子取其意 **取於父為類** 若子同生

而疑其人疑其非昭公故 **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

也 國君至名也 ○正義曰下云以國則廢名以

自廢名也且春秋之世晉侯周衛侯鄭陳侯吳衛侯

晉之徒皆以他國為名以此知不以國者謂國君之

子不得自以本國為名不以山川者亦謂國內之山

川下云以山川則廢主謂廢主謂廢國內之所主祭

也若他國山川則非其主不須廢也此雖因公之問

而對以此法曲禮亦云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

以隱疾不以山川則諸言不以者臣民亦不得以也
此計以其言國故特云國君子耳其實雖非國君之
子亦不得以國為名其言廢名廢禮之徒唯謂國君
之子若使臣民之名國家不為之廢也然則臣民之
名亦不以山川而孔子魯人尼丘魯山得以丘 **不以**
為名者蓋以其有象故特以類命非常例也 **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
隱痛疾患辟不祥也

痛至祥也 ○正義曰鄭玄云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

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尚可指擿此則無

時可辟俗語云隱疾難為醫案周語單襄公曰吾聞

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

命之曰黑臀此與叔虞季友復何以異而云不得名

也且黑臀黑肱本非疾病以證隱疾非其類矣詩稱

如有隱憂且隱為痛也以痛疾為 **不以畜牲** 畜牲
名則不祥之甚故以為辟不祥 **六畜** 畜牲六畜 ○正義曰爾雅釋畜於馬牛羊
豕狗雞之下題曰六畜故鄭眾服虔皆以六

畜為馬牛羊豕犬雞周禮牧人掌牧六牲鄭玄亦以馬牛等六者為之然則畜牲一物養之則為畜共用則為牲故并以**不以器幣**幣玉帛正義曰周禮六畜解六牲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然則幣玉帛者謂此圭璋璧琮帛錦繡黼之屬也以幣以幣為玉帛則器者非徒玉器服虔以為俎豆壘彝犧象之屬皆不可以為名也**周人**

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

然禮既卒哭以木鐸狗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

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

高祖皆不敢斥言○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眾家多以名字屬下句鐸待洛反狗似俊

反本又作殉同周人至諱之○正義曰自殷以往舍音捨下同未有諱法諱始於周周人尊神之

故為之諱名以此諱法敬事明神故言周人以諱事神子生三月為之立名終久必將諱之故須豫有所辟為下諸廢張本也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君父至斥言○正義曰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謂君父生存之時臣子不得指斥其名也禮稱父前子名君前臣名鄭玄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是對父則弟可以名兄對君則子可以名父非此則不可也文十四年傳曰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註云猶言某甲是斥君名也彼以不順故斥其名知平常不斥君也成十六年傳曰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註云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彼以對君故名其父知平常不斥父也雖不斥其名猶未是為諱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是其未為之諱故得與君同名但言及於君則不斥君名耳既言生已不斥死復為之加諱欲表為諱之節故言然以形之禮既卒哭以木鐸狗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

門皆禮記檀弓文也既引其文更解其意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也親盡謂高祖之父服絕廟毀而親情盡也卒哭之後則以鬼神事之故言以諱事神又解終將諱之所諱世數自父上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此謂天子諸侯禮也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玄云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以其立廟事之無容不為之諱也天子諸侯立親廟四故高祖以下皆為諱親盡乃舍之既言以諱事神則是神名必諱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雖禘太祖祭文王之廟也其經曰克昌厥後周公制禮醢人有昌本之菹七月之詩周公所作經曰一之日齋發烝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為諱而得言之者古人諱者臨時言語有所辟耳至於制作經典則直言不諱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是為詩為書不辟諱也由作詩不諱故祭得歌之尚書牧誓云今予發武成云周王發武王稱名告眾史官錄而不諱知於法不當諱也金縢云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縢之書親自讀之諱其父

名口改為某既讀之後史官始錄依王所讀遂即云某武成牧誓則宜諸眾入宣訖即錄故因而不改也古者諱名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為氏明其不得諱也屈原云朕皇考曰伯庸是不諱之驗也故以

國則廢名**國不可易故廢名****國不至廢名**
正義曰國名受之

天子不可輒易若以國為名終卒之後則廢名不諱若未卒之前誤以本國為名則改其所名晉之先君唐叔封唐變父稱晉若國不可改其所名晉之先君易而晉得改者蓋王命使改之**以官則廢職以山川**

則王**改其山川之名****改其山川之名**
正義曰廢主謂廢其所主

山川之名不廢其所主之祭之者漢文帝諱恒改北嶽為常山諱名不廢嶽是也劉炫云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之名魯改二山是其事也**以畜牲則廢祀**

名猪則廢猪名羊則廢羊**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

廢司徒

註

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

註

廢祀廢禮。正義曰：祀以牲為

主無牲則祀廢器幣以行禮器少則禮闕祀雖用器少一器而祀不廢且諸禮皆用器幣故以廢禮總之

宋以武公廢司空

註

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

武廢二山

註

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

以其鄉名山

註

二山至名山。正義曰：晉

之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是其以鄉名山也禮稱舍故而諱新親

盡不復更諱計獻子聘魯在昭公之世獻武之諱久已舍矣而尚以鄉對者當諱之時改其山號諱雖已

舍山不復名故依本改名以其鄉對猶司徒司空雖歷世多而不復故名也然獻子言之不為失禮而云

名其二諱以自尤者禮入國而問禁入門是以大物而問諱獻子入魯不問故以之為慙耳

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註

物

類也謂同日

註

物類也謂同日。正義曰：魯世家云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

故各之曰同是知同物為同日。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

註

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

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